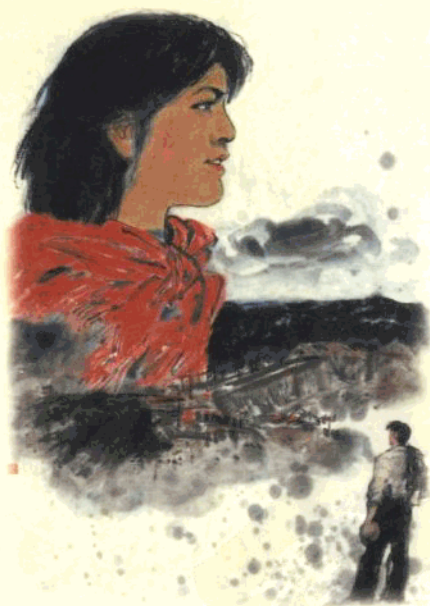


关征翔文集 ●

山盟

关征翔 著



白山出版社

关征翔文集

山 盟

关征翔 著

白山出版社

1999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征翔文集:山盟/关征翔著. —沈阳:
白山出版社, 1999. 4

ISBN 7-80566-702-0

I. 关… II. 关…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542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110013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9.25 印张 241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一版 1999 年 4 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朱忠义

特邀编辑:马 波

封面设计:晓 更

封面画:泰 然

责任校对:宇 佳

印数 1—2300

ISBN 7-80566-702-0/I · 102

全套四册 定价:56.00 元(本册:14.00 元)

目 录

一 眷恋.....	(1)
二 欢腾的鹰爪岭.....	(9)
三 王铁英的痴情	(12)
四 一颗滚烫的心	(19)
五 邂逅	(26)
六 关怀	(31)
七 新的家	(35)
八 心声	(43)
九 心猿意马	(51)
十 误解	(59)
十一 抉择	(67)
十二 难得的欢悦	(75)
十三 怀念	(89)
十四 父母心	(98)
十五 期待.....	(108)
十六 重逢.....	(120)
十七 遗愿.....	(129)
十八 新房易主.....	(141)
十九 车祸.....	(154)
二十 报复.....	(163)
二十一 同舟共济.....	(173)
二十二 人间真情.....	(185)

二十三	蒋四卖画·····	(197)
二十四	望穿秋水·····	(201)
二十五	青山呜咽·····	(209)
二十六	辛酸泪·····	(216)
二十七	寄人篱下·····	(226)
二十八	企求·····	(238)
二十九	彷徨·····	(249)
三十	奸险·····	(257)
三十一	蛊惑人心·····	(265)
三十二	镂心铭骨·····	(274)
三十三	秋花飘香·····	(281)

一 眷 恋

巍峨峭立的绵绵丛山，一条清凌凌的小溪从山脚下缓缓流过，新修完的一条公路在青翠的山峦间绕了过去，好像给这苍苍茫茫的大山系上了一条美丽的腰带。

山脚下，紧挨小河边有一排为筑路工人临时盖起的小平房，在平房前停有好几辆载重汽车，汽车上装满了机器、桌椅，还有行李和工人们生活用的锅碗瓢盆等物，因为这条公路修完了，载重汽车很快就要把这些筑路工人拉走了。

张春雨从房子里走出来，喊了声：“都做好准备，汽车就快要出发了！”

赵大忠却蹲在小河边看着河里游来游去的小鱼出神，他好像没听见张春雨的喊叫声。

“大忠！”张春雨也蹲在赵大忠身边，笑着向赵大忠问道：“怎么，不想走了？”

“是啊。”赵大忠望着眼前清沏的溪水，低声地对张春雨说：“咱们筑路工人，就是这个命啊，到一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等对这个地方刚刚有了感情了，这里的路也修成了，人烟也稠密了，而我们也该卷起铺盖卷走人了，就像这河水一样，再眷恋这土地也得流走，这是命里注定的啊！”

“是啊，我跟你一样，也舍不得离开这里呀！”张春雨不由摇

了摇头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张队长！”赵大忠抬起头来看着张春雨说：“咱们下一条路在那干？”

“问这干什么？还怕没有路给你修。”张春雨一拍赵大忠肩头说：“回家歇一歇，吃点好的，养养膘！……”

两个人正说着，听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张春雨回头看了一眼汽车，伸手拉起大忠说：“咱行动快点儿，争取中午赶到沈阳，这样你就能赶上下午两点钟的火车回家了，也好早一点儿与石头和春花团聚了。”

大忠看着张春雨憨憨地笑着说：“还真怪想他们的。”

勤劳善良的春花看见盼望已久的丈夫回来了心里特别高兴，不多时，就为大忠备好了丰盛的酒菜。大忠看看桌上的菜，他拿起酒瓶，将三个杯子都斟满了酒，先端起一杯，捧到妻子面前，充满情感地说：“春花，一年四季我回不了家，你带着石头，平时连块豆腐都舍不得买，今天我刚到家你就给做这么多好吃的，我……春花，你先把这杯酒喝了！”

“别这么说，石头他爹。”春花眼睛有些红润，轻声地说：“大忠，一年到头在外边受苦受累的是你，挣两钱，你连双袜子都舍不得买……”春花看看赵大忠脚上穿的已经破个洞的袜子，眼泪不由地落了下来。

“这……这没什么。”赵大忠看着自己脚上穿的破袜子，满脸笑容地说：“咱哪是没钱买袜子呀，咱一个筑路工人，整天跟石头打交道，就是有好的也穿不出个好来！……来，咱们喝酒！”

“爸，这是什么酒，怎么是红色的？”石头奇怪地看着杯子里的红葡萄酒。

“这是葡萄酒，喝吧，是甜的。”大忠又看看春花，说：“来，春

花咱们一块儿喝!”

石头捧起杯子喝了一口，高兴地大声说：“这酒真甜，妈妈，你快喝呀!”

大忠和春花看着儿子那甜甜的笑脸，他们都欣慰地笑了。

晚上，石头早早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春花为大忠端来洗脚水，让他好好泡泡脚，解解乏儿。大忠掐了烟，将一双满是硬茧的脚，伸进了温热的清水中，一种钻心的舒服在身体中蔓延开来。大忠闭上眼睛，心想：“在工地上，是没时间这么‘享受’的……”

“石头他爹，我听说你们干那活又累又苦，整天抠山洞”，吴春花看看丈夫，“真是这样吗?”

大忠点点头，搓着双脚，看了一眼身边的春花，她还是那么年轻、俊俏。大忠笑着看看妻子说：“春花，你既然找了我这样一个男人，心里就该有个准备，说不定哪一天，我也许就……就回不来了……”

“怎么说这样丧气的话?”春花不高兴地瞪了大忠一眼，说：“喝点酒不该什么话都胡说!”

“春花”，大忠顺势抚弄着春花的手说：“你不知道，我干的活有多危险，隧道里总不断塌方，谁也说不准在哪一天……”

“那咱就不干这活呗。”春花又给大忠添了些热水，说：“离家这么远，挣钱又不多，活儿还那么累人，还让人整天担惊受怕的惦记……”

“哎，都不干那活，路谁修啊?”

“不少你一个人吧。”春花将擦脚巾放在大忠身边说：“我昨天进城赶集，碰见大哥了，大哥说像你有那么好的木匠手艺，在县城找个地方，一点不愁，挣钱也不会少。”

大忠没有吭声，也没看春花，低头用力地搓着脚。

“石头他爹，”春花在大忠脚下蹲下来，“为了我和石头，就让大哥在县城给你找个地方，哪怕少挣点钱，我也不让你拿命去换。你回来吧，我们一家三口守在一块儿，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那该有多好啊！”。

大忠回头看看身边带着微笑熟睡的儿子，又看看春花乞求的脸，他想了一下，对春花说：“好吧，你让我再仔细想一想。”

第二天一早，春花怕大忠反悔，她不等大忠醒过来，便急急忙忙走出了家门去找在县政府工作的大哥。

春花一见大哥，便直说明来意，大哥笑了。对春花说县木器加工厂正要找一个顶事的木匠，再说大忠长年在外，春花独撑家门也真困难！他答应马上就帮春花办成这件事儿。

下午，大忠正在院子里收拾鸡架，春花笑盈盈地站在了大忠的身后。大忠回头找锯子，才发现春花站在那儿。他看看春花额头渗出的细密的汗珠，摇了摇头笑着说：“你忙个啥呀？还怕我跑了不成？”

“不怕，现在不怕了，你看这是什么？”春花把手从身后拿过来，将一个信封递到大忠的眼前。

大忠不解地看着妻子，春花掂了掂手上的信封，大忠放下手中的锯子，接过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纸。

“这是调你去县木器加工厂的商调公函，”春花笑着说：“大哥给你办好了，明天就可以去办手续。”春花高兴地抬手拭了拭额头的汗水。

赵大忠手里拿着公函，久久地盯着那上面的文字，心中不住地想：难道我真的就要离开干了那么久的筑路工地？

春花坐下来，说：“你回到咱土生土长的家乡来，累可以比在外边挨的少，钱却可以比在外边挣的多。再说咱一家三口可以守

在一起，再不用两边都牵肠挂肚的了。”

“这倒是件好事儿。”赵大忠把调函放回信封，交给春花说：“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大忠习惯地摸出烟来，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春花将调函收好，从屋里出来，见他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眼睛看着脚上的那双穿破了的修路鞋。

春花回到屋，从包裹里取出一双新做的鞋子，来到大忠跟前。这双鞋子本来是春花做好，准备让大忠再去修路时穿的，这回不用等了。“快换上吧。”春花催促着丈夫。

大忠拿着鞋子，又发了一会呆，他知道，以前每要穿妻子做的新鞋子时，就是要去修路的时候。

春花看出丈夫的犹豫，这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关心爱护丈夫，期待丈夫能与自己平平安安地守在一起，然而，她更了解丈夫，她知道，主意最后还要大忠拿。所以，她没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转身，慢慢走进屋子里去了。

大忠看着妻子瘦削的背影，他又何尝不知妻子的不易，生活的艰难，劳累、拮据，她独自一个人支撑这个家，真怪难为她的。

“春花，我……”大忠站起来。

“石头他爹，我知道你对大山，对公路有感情，你愿意多修路，四通八达的，人走车跑也顺畅！”春花回过身，泪水挂满了脸，“可是，你已经修了快十年的路了，也就行了，如今，回来管管我们吧。”

大忠近十年来，第一次看见春花为他远出修路而哭得那么可怜，那么让他伤心，他也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欠这个女人这么多，这么对不起她。

“春花，我明天就把辞呈交到队里去。”

电视上正在实况转播开发辽东半岛动员誓师大会。

会场内座无虚席。有的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在本子上匆匆忙忙地记录着。

台上一位省领导站着做动员报告：“……开发辽东半岛，这对全国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党中央，国务院，都非常重视……”

“爸爸，我要看动画片。”

“去去，先去写作业。”队长张春雨将儿子推到一边，又向电视跟前挪了挪，盯着电视上讲话的领导，竖起耳朵听着：“……我们辽宁物产丰富，人才济济。但是，我们面临一个最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缺水！我们的鞍钢、本钢，我们的煤城，我们的化纤城，还有我们的机械制造中心沈阳……”

张春雨这时心中暗想：“不知道工地上那帮小子听没听到这讲话。”

筑路工地上，广播喇叭里正传出讲话声音“……经省委和省政府反复研究，决定要在我省东部山区的鹰爪岭，建一座可储二十亿立方米水的大型水库，来保证我省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和城市用水……”挂广播喇叭的电柱下坐着筑路工人，一改往日坐在一起的打打闹闹。方圆几里以外，只有广播的声音：“……大家都知道，没有公路，修建水库的物资就不能运进去，所以，我们希望省交通厅要抽出精兵强将，要保质保量，尽快在鹰爪岭先修通公路。我们要建成水库，用足够的水来保证我们全省的工业、农业持久稳定地发展。按期建成这条路，这是我省交通战线的职工对四化建设的重大贡献……”

“妈，”蒋四兴冲冲地跑进厨房，对正在做饭的蒋妈妈说：“我要到鹰爪岭去！”

“什么鹰爪岭？”蒋妈妈奇怪地看着儿子：“你不是总想当画家吗？”

“妈，当画家是副业。”蒋四兴致勃勃地说：“省领导讲了，修鹰爪岭这条路非常非常之重要，”蒋四在狭小的厨房里围着蒋妈妈转着说：“再说，我没考上大学，不想在家吃闲饭了，我要去实现自我。实现自我你懂吗，妈？”

“我懂才怪了呢。”

赵大忠正在收拾久已不用的木匠工具，邮递员在窗外喊：“赵大忠，有信！”还没等春花出门，大忠早已放下手上的工具，迎出去，心里暗想：“我这几天觉得有事，准是队上来的。”

接过信，看了一眼信皮，果然是省筑路工程队寄来的，他忙拆开信。信是张春雨写来的。

大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为了我省的工业发展，在东部山区要建一座大水库，为保证水库顺利开工，先要开山修路。如今这一任务又落在我们第一工程队的肩上了。另外，省政府所以决心投资修这条路，除因水库非常重要外，在东部山区深山里有四五个民族，将近十万人民，他们长年生活在那里，被高高的鹰爪岭隔绝了与省内的交通……

大忠，早点归队来吧，又有座座青山等着我们去凿开……

大忠看到这里，精神头即刻来了，他将刚才还摆弄的工具，以及调往木器加工厂的事儿早忘得一干二净，他兴冲冲地走进厨房，叫着：“春花，快给我找衣服、找鞋……”

吴春花回头看了一眼大忠，自打说要离队去木器加工厂以来，大忠一直忧心忡忡的不快活，怎么这么一转眼就云开雾散，变了个人似的？

“找什么衣服？你要干什么？”

大忠扬扬手上的信说：“队里接受了新任务，我要马上归队！”

春花看看大忠手中的信，明白了，她顿了顿，说：“大忠，你再考虑考虑，调函都拿到了。”

大忠忙放下信，走到妻子跟前，说：“春花，你也看得出来，我这人离开大山，离开筑路队就跟丢了魂似的，这已经习惯了，我这辈子是注定了要钻一辈子山洞，不过要说心里话，就是对不起你和石头，这我知道，可是……”

“别说了，再过一会儿就赶不上这趟车了，快去穿衣服吧。”春花为丈夫找出衣服，两大颗泪珠滴在干净的衣服上，渗进纤维里边去了。

二 欢腾的鹰爪岭

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自古以来，就那么理直气壮地横阻在人们生活中。山里人看着巍巍峨峨的大山，几代人无奈地叹息声在山谷中回传，却不能突破，去与现代的文明接近，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大山以及山脚下流过的河水养了山里人，也影响了山里人与外界的勾通。

因为交通不便，山里人很少有人走出过这大山。路爷爷就是如此，但老人把希望寄托在孙女红梅的身上了。

这一天，路红梅急急忙忙从外边跑回来，一进屋就兴奋地说：“爷爷，咱鹰爪岭要修公路了！”

路爷爷忙停下手中正挥动的斧子，不敢相信地望着孙女，问：“你听谁说的？”

“测量队都来了，”红梅用手朝山外一指说：“听说就快要开工了！”

路爷爷放下手中的斧子，望着门前的大山无比高兴地说：“早晚会有这一天吗！”路爷爷欣然地舒展着满脸的笑容说：“盼了多少年了，咱这大山里终于要跟山外相通了！”

路红梅蹲在爷爷的身边说：“爷爷，看把您高兴的？”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几辈子都在盼望的大喜事呀！”路爷爷抚摸着孙女的头说：“这回大山挡不住咱们了，等公路修好了，爷

爷一定带你出去，到城里开开眼！”

“我们能走出很远很远，是吧，爷爷？”

路爷爷点着头。爷孙俩的心一同飞出了大山。

为了庆祝这件大喜事，路爷爷吩咐孙女宰了一只鸡，备好了酒，请来了长福和孟大妈。长福与红梅青梅竹马，两家老人就等着给他们操办婚事了。

“人们都说咱鹰爪岭是块风水宝地，”孟大妈满脸含笑地说：“这回通了路，咱山里人也能出去见见大世面了！”

“听说咱鹰爪岭到处埋的都是宝，”孟长福说：“等公路一修通，咱鹰爪岭准能发达兴旺。”

路爷爷捻着胡须说：“等路修通了，我能进趟省城，就心满意足了！”

长福看看孟大妈，又看看红梅，坚定地说：“我也要报名去修路。”

这一天，坚硬的凿岩机终于开始向大山挑战。在大山的身上钻出深孔之后，在炮眼里装入炸药，在开山的巨响中，人们渐渐钻进山体、并向深处进行。

在漆黑的隧道内，闪烁着点点灯光。响彻着凿山的声响，这使每个炮工都有一种开天辟地的英勇感。

一个满身是汗的炮工，凿完一个炮眼，扭过头去对另一炮工说：“听说处里又给咱们队分配来两个人，不知能不能给咱炮工班，咱们人手可是挺紧的！”

“哎，哪不缺人哪？听说这两个人分给木工班了，赵师傅已经领着蒋四到栓马岭接人去了。”

蒋四和赵大忠匆匆忙忙赶到栓马岭汽车站。蒋四早从赵大忠那儿得知，新分来的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可以带徒为师，蒋四正合计这回可以拜个师傅了。蒋四忽然看见一辆大客车开了过来，他忙随赵大忠一起迎上去。

赵大忠先看见一个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又回身搀扶一个老头，在老头身后随着走下车来的还有一个漂亮姑娘。

“李师傅，你这身子骨可不比以前了。”赵大忠认识这个老头，他叫李老成。赵大忠忙上前搀扶着浑身都在颤抖的李老成。

“老了，老了。”李老成不住地摇着头说。

蒋四和其他年轻工人将汽车上李老成带的东西都搬下了车。蒋四又不解地向年轻人问：“处里是怎么搞的？怎么把个病号分配到这艰苦地方来了？”

“都是胡汉标这个混蛋搞的。”年轻人将牙咬得直响：“谁要是不顺着他，非把人给整死不可！”

蒋四一听，笑着对李老成说：“您可真有胆量，敢跟胡汉标比个上下高低。”

李老成看了看身边的姑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都因为我这个女儿啊……”

三 王铁英的痴情

李老成的女儿，名叫李秋霞，长得清秀美丽。秋霞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家待业。

有一天，筑路工程处处长胡汉标与手下温良臣从李秋霞的家门前过，正巧楚楚动人的秋霞刚从院门走出来，与他们碰了个对头。秋霞侧身从两个人的面前走过去，直到消失在巷口，胡汉标还没回过神来，他一直用两只直勾勾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早已飘走了的窈窕而又动人的身影在出神。

温良臣看着胡汉标失魂落魄、呆若木鸡的神态，不由微微一笑，轻声地说：“怎样，这个小妞长得不赖吧，处座？”

胡汉标这才回过神来，像一只狼看见一只美丽羔羊那样的余兴未尽，说：“像这样动人的姑娘，在咱这么大的省城里我还真没碰到过几个。”胡汉标摇摇头，“真美呀，看着就醉了。”

温良臣趁机说：“这姑娘不光长的美，还有文化，高中毕业，也算有层次了吧？”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她是李老成的女儿，叫李秋霞。”

“哦，李老成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怎么不知道呢？”

温良臣朝胡汉标身边凑近些，不怀好意地说：“您如果真能看得上她，我愿给你们牵个红线。怎么样，处座？”